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二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克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

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問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郡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土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

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鬢鬢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桂胞弟。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薰。薰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

次其語爲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山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亾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

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纒纒。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

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于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于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

弱文程氏名瑛。歙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藥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于如錢蓮葉製爲箋。書心經一卷。及笄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借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歔歔悵惋累日。一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

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媿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歎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間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薛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  
亾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鑿凡諸  
惡瘡傅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有所斷脛折臂者請治之  
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佗之神里有  
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  
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  
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哉其子固強  
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

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剗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

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存此以廣異  
一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璠

劉雲山萬歷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叟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毘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

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爲神也。固宜。

湖孺雜記

陸次雲

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  
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  
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  
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  
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



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  
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  
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  
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  
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  
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  
字家童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  
誠一載忽見示成十字遂得一

明末淨寺一僧嘗書寢夢伽藍語之曰有亦姓黃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行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上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

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儼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宜，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管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由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領之。王異之，問何故。

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鼓明年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淡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執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所言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乎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于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  
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  
氣爲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  
。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三丰曾來寄  
迹。故於其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耳左  
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臥覆衾。  
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  
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

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者。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悲  
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  
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盞。凌曰。吾不如酌以一盞。  
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  
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  
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  
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  
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瘰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  
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  
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  
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  
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叩鼠卽點首蹲伏金經  
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  
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  
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  
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于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



人女子見其作點首會意狀殊不可解然異類往  
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瓊瓏洞幽間水  
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峯仙境也  
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  
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卽去忽有無賴子數輩  
披一垂斃乞兒投其家衆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  
遑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  
無賴之衆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毗攘臂正欲劫

其發而後。日地起。趨山。衆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衆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偁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移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珠盒中藏碧草  
一木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  
鱗角爪牙無一不備循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  
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  
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於蘭至今  
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爲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  
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  
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  
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

觀音一尊得之大鱉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鱉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藩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羣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其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鉤取之有囊吞鉤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藩伯藩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藩伯曰速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

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沉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入。潘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入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旣得入。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克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巖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

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筭。卜曰。我輩今日得人。城否。筭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塔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鯉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

子添薪益火而共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筭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筭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爲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卽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胡螺肉。忘爲虎。獲虎。遂孤行。卽誤入阱。虎師遂束之。

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爲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爲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爲利歟呼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已亦拘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爲虎所食其鬼爲佞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爲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



師亦必以餌誘佞然未聞其爲虎所害也

看花述異記

王 暉 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遯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盪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

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  
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  
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  
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于此賦形焉然  
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  
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  
林叢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  
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  
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

良久。花姑曰。此霍林寺杜鵑也。自殿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從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大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

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蕪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遠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慈態。予不敢熟視。花姑

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山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犇花。喫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子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

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綠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綠竹雜陳。聲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髮舉袂。直奏曼聲。覺綠竹之音不能過。既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歛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珮。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

汝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綠。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泠泠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于頔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子聞呼太



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游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詩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砑羅裘。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子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頃乃謫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

琵琶而聞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子  
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  
子意指示子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雅善此  
子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  
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  
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  
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  
箏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  
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果如

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口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從，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門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季倫，不似汝謝仁祖。

歿遂嫁郝雲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  
夫人不憚命止樂忽有嘯喉一歌聲出于朝霞之上  
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  
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儉父  
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子見其年  
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  
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  
秋子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  
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

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于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覩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

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問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彝庵曰。具二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于李夫人。臨卍道士之于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艸可補虞初志艷異編  
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  
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  
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于文士有  
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今讀此記益令我  
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此犬也。色白而尾  
駢四足皆黑。恭隱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  
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  
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爲導者。遇豺狼蛇虎  
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卽  
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爲衛者。以是  
爲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  
一乳五子。皆壯。旣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



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周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卽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遠母犬搖尾若爲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

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  
五犬之慇懃其母敬矣哉嗚呼世之人不若者衆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  
聞故特存之

十二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三

新安張 湖山來氏幘

曼殊別誌書傳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織籠携來綺袂賣

花之姬

汪生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同補屋

牽蘿曉鏡開

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

汪春坊楫詩云

春到長安芍藥間尋花曾一到豐臺

自從解語歸金谷

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

云間說豐臺住小姑

百環新髻世應無生時母夢鄰

又添一段游人話

芍藥間時說曼殊

姬以白花一當

一根也 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也後鄰

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嫻。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

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

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叫賣。啾不可辨。阿錢遙聞。

便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卽能刻花種人獸。不

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于前村家。

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旛長色白。日有曼光。十指類

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筍扶釵出寸橫波入鳥流銀蒜雙雙垂

採索號日暗曬射散開張福修延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有寶犀倚銀屏菱花掩後香雲散賜睡

春山一才攏頭作十種者。最上以吳曲絳作連環白

結蟠頂前名百環髻

留視圖

自序云

飾予生年所梳

風吹羅衣

空罔自搖曳

採將十

注花搨

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

八幅相

初拂地

百環雲髻

早夕春

方編修象瑛詩云

自製新

妝號百環

春風搖漾

高罔

間無端夢逐空

下去

斐絕

豐臺舊

日山

張中書睿

詩云

石結雲鬢別

樣妝

受珠花

放下

坐陽

祇今留視

圖猶在

滅却生時

段香

倚侍讀詩云

百環髻就

玉爲神別

有濃華

領好春

斜倚

頰性貞靜十二從廟

青山長不

埽有誰堪

作畫

斜人

頰性貞靜十二從廟

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

師益都夫子爲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

兄往視不許

吳文學闡思詩云乎似豐臺解語花臉

青齊宰相家

倚侍讀詩云

村庄無復住

東牆

但對

名花引典長

莫道

小家劉碧玉

一生不嫁

汝南王

莫刀斤志

卷之十三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吞嗟曰。阿錢不年不

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

率驕貴。深不自願。及二世兄往。謂猶是相公家也。越

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

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

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續長恨。歌云。紛

紆梁肉。皆庠士。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

噴噴。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

聞。龍檢討。樊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

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聞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

鎧詩云。毛子攀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

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

難。及獨是夜。予夢大士。取盞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

以下定為插戴。續長恨歌云：疎籬野澤多閒暇，落花無人碧牕夜。天然芳潔不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一見如相識，為補蓮花玳瑁簪。丘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其母。兄與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其母疑千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繼祖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極吝嚴，吳國夫人，理多貴。俸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憾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韋曲。韋曲春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曰：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

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宮。之被酒

屢為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靜因。親就禪喜。遂傍稽

夫。梵夾。鞞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啓詩云。曼陀花散

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髮。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

烏支啼詞云。檀心蕙質。玉蕊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

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長恨

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娥。不能曼殊。既歸。執

去。迦陵太史為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摯。卽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卽能畫字。其字每

類子。見者輒謂子假為之。任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

習焉。輒似檢討。方編修詩云。天子江東早擅名。學

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瑛詩云。學書不學衛夫

人。列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清毫似夫。皆燕釵作。贊仿

來真。苑侍講。閣章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



如此好夫塔何處不可似  
宋供奉樂兒樂  
府云檀板能歌絕妙詞銀鈞學寫相思字  
皆為子

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餘刺心痛遠罷  
陳序云於是

親文史畫詩書  
林傳粉房中便戒家塾學

新器下紗上詢強字  
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夫子之

窈繚碧釵輕舞作門生之費  
張檢詩鴻烈詩云

見仙姝漫七年每開素腕寫鸞牋  
潘檢討未詩云

學得簪花字體新  
箋上輕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

思為有燈前癡唇人  
子有曼殊病詩云黛梳誰書

鮮銀牀想挈壺曼陀  
子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

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必請子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荆度節絲黍不得爽

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  
梁司農夫子桂枝香曲

裏  
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妙姸紅牙欲

按聲轉停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時君細聽  
續

長恨歌云學書便做薛花格偷曲初戒按拍時又

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珠愁頓掃酒闌一唱祝

家詞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

月底眠田編修需詩云石給雲鬟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

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頰曲周郎總不迷一唱

黃雞嬌欲絕蕭聲同徹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

歌感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臥病時夜起與郎花下

坐含顰一唱祝家詞曼殊自為詩云階草銜第苦

虛檻亭榭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圖

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

撚削撥遂能彈朱俱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

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曼儂家占子夜吳

歌近日諱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緩秦

筆雙酒業上燕解語弄春聲鵝檢討勗詩云細池

紅豆譜相思賜斷金槽一樓絳誰道梁塵驚散後酒

關猶唱。觀家詞。吳別駕融詩云。綠水春來。頗得奇。

豔金情。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疾初書。刺心痛。謂腕寒也。既謂傷肝。輪東風木揚。春

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痠癖在胃。傷氣積不行。歷

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

摩之。不足以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絕筐而坐之。東

西推挽。若鞦韆然。任黃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

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時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

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名繪者。圖之名。

口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病

倚籃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綵兜行遍。雖無跡。

猶長金蓮。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攜兒至。曰汝

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爲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

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

作佛花。元印。樸如今。乎。亦住人間。吳文學陣堞詩。

云。洞袋生小態。嬋娟多病。飯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

一。泉志。教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姊回。香

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真真喚不來。

作歸認。取白衣。龕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姊。子送偶

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姊歸。荷花開作面。荷葉

爲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

莫相違。曼殊自爲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乃

復圖其形。名留觀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白

象雲光綵髻斜。焚香

小半澹鉛華。畫閣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拾身現在禮慈雲。月日纖腰減半分。何  
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裙藕絲。綠。沈明府詩。日詩  
云。彈窩石畔吟。如冰消得春風散。尺後。自檀那分  
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鑲香  
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  
雙毫寫玉人。汪春坊影詩云。寶篆依稀繡佛前。香  
事敬坐髻鬟偏。夢魂縹緲魚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薇十兆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  
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似人。鄭驃騎勳  
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華。初予婦將至  
時。可憐粉黛容。留視賜斷當時油壁車。

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

開割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予意逼遣之者。曼殊死。

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

三

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

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  
虞舉家色慘棲丞相謂曼殊毛耶生蓮暮官貧徒區  
區收圖便爾爲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  
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抑愉耶意久異同計  
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耶今負義信慟  
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  
起事跡別館咫尺明河懸脉脉但相聲耶言遂浪傳  
謂當羽翼垂聽續鴛鴦紗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絳聯  
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續長恨歌云食貧三載  
恩情重恩情深情祇道長相共恒家卻主焉地來驚散鴛  
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煞飄風蕩魂魄舍幸  
墳固時阿嬌將使轎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  
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耶日相見  
合情一慟例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  
起那得桃花還結了書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  
不是。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爲非  
匹而惟以得僑乎才子爲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構猶

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彭侍講孫適詩

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

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張文學閣然詩云曾說南

園臥病時金槽猶撥視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

啼鶯戀舊校曹學士禾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

素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苦戀貧官與忌妻

月楊文學臥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至是病轉

劇嘗曰今吾小可者吾當爲尼懺除之李中允詩云

懺慨以水吹庶幾法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

阿母夢所牽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禪續長恨歌

云從此香奩日日倚長齋頂禮願難成既而謂予曰

綠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小膽驚

向阿三病時予從子阿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爲

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豕乎泣

三死京師

卷之十三

二

二

二

二

二

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

發死

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

詞

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

冷

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

嘉

王麟遊陶篋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

碧

虛仙史作葢中花羅劇者皆彙載別集

甚

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

廉

無力倚闌干伯見庭花易早殘偏初陳檢討孺人

怪

瓦棺將掩處淚棠猶作睡時看

死

索予爲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爲製裙而喜

囑

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

有

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

續

長恨歌云去路茫茫

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

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



衣在何處嬌首空深鬪州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叫  
曼林將不去高微上詩云羅裙淺澹剪鴉黃一束  
纖腰白玉非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爲見返魂香  
吳文學詩云滅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  
憐紅絹空裁剪不  
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爲詩五十首名清淚  
痕同人皆有贈晚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崔瑩合傳

黃周星 九州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

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

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妹鄭恒。正  
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  
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  
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  
大白。久之童子蹠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  
兆讌集虎丘。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卽  
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  
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  
丘。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

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伴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楸靈卽書

云勝跡天成。說虎丘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其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

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  
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  
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  
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  
返舟。見舟已移泊宅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  
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  
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鏡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  
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  
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

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  
乞者爲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箝中。  
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  
起。爲榜人所促。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  
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丘偵之。久之杳然。屬靳  
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淡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斲弛不  
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  
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  
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



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丘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真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

文雅善書

金陵錢韶

鳳生善歌

江陵熊御

小馬善舞

荆溪杜若

善節

洛陽花萼

未芳善筆

錢唐柳春陽

善惡

公安薛幼端

端清善簫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贊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丘，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

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借六

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搜穢狼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

後邑邑。亾。膠。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丘。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垂。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

靈一見詔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歎才子  
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胸痛哭六如復  
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  
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  
後遂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  
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  
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  
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  
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

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  
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  
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  
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笑子無依葬父已  
畢遂草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  
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投涕曰舛姊鍾情遠顧奈  
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  
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  
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拏舟抵靈墓所瑩衣綬經伏地

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丘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呼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縵。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



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  
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  
誄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  
如既合葬靈塋檢塋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  
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  
且至此庶乎靈塋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  
如于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傷輒轉不  
寐啓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  
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

美人合葬此間。消髮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處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它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

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廸梅  
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  
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  
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捽六如欲歐之。六如  
驚寤。則半窗明月。闕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  
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  
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  
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崎史氏曰。嗟乎。蓋吾國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

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體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日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干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

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憤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人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婁儒畫。婁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

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遶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鵬貧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

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書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狹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灑灑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



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曠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馘鬼觀，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尊，鹵餅器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馳，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鳥暗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

蟬蚊蝶螿螭蟮塘螂蝮蝮法宣和亦禱法崔徐黃父子

蓮法於蓮

於青年  
以蓮稱

章侯博古脾爲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  
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  
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  
人間耶

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脾近年如齋燈如席上小  
屏風皆取爲稿本其爲益于世者甚多則其食報  
于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 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旣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聾。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旣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

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輒發也雪苑侯生巳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



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  
鉞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  
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  
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意姬私語侯生曰妾  
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譁譁今  
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  
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于賤妾耶侯  
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  
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挑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

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調晏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與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資于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

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金樵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惑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子不語怪力于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潛然淚下偷兒心

驚專心伺之。婦卽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卽行之狀。鬼  
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  
呼。其夫辨擘。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  
取從窗櫺中攬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爲開  
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爲何事。其夫亦  
不問呼門爲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爲偷兒矣。事  
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寔有先  
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  
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

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除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仰于所懸身下，暗爲記明。于方行解下時，或卽用鐵器，或卽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爲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于中定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爲屢試屢驗，其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卽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雖云幻妄無稽，不知

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  
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  
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卽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  
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  
俗謂其必討替身子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  
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